

獐

園

猶屋第四目錄

仙幻

乩仙

降雪子下壇詩

羅襪仙子即事

鶴喙使自題

知幾子下壇詩

羅襪仙子命余出交梨火棗題賦

又題梅月小景

鄧玄岳詠寶劍贈錢子

絳雪子還蓬萊山

又題虞山七檜

虎觀使解壇詩

安期門下鶴喙仙班別署霍上先生自題其

乘鶴像

周岐鳳下壇詩

黃石公畫黃石圖因題贊于石上以贈錢子

又題北橋隨履圖贈錢子

後至一仙云適從蓬萊山醉而至也署曰醉

仙題酒酣放歌首四句

白雲頽

雲門山人

孫侍郎

神仙酒

蛻仙

廣仙

蒲仙

垢仙

夫子李

斗蓬張

菜頭張

銅瓢張

白尊師

周明經降乩記

許生

李大瓢

李半仙

草憨：

翦頭仙人

樵陽子

玄洲子

席生一

衡陽山人

周箕

衣繡人

郭道士

白雲先生

孫道人

祝老師

彭幼朔

慧虛子

利瑪竇

瞿道人

江生

神巫

蟠桃會

荔枝少年

賣薑翁

席生二

葛承奉

玉龍山傘戲

繪園第四目錄終

繪圖第四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撰

宛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鈔

仙幻

乩仙 已下凡二十事

世之言乩仙者多矣。如余少時目擊則近信而有徵者。然或以為紫姑神。或以為詩鬼。余時與名賢達士各窮其異。即非上清高真。必皆南宮仙客。筆端韻語。靈氣燁然。錄之以廣井魚之聽矣。三十年前。與沈廉訪之子椿年秀才。肄業秦陵山中。秀才。余姪夫也。極好扶鸞。其族人雪帆子所傳授者。後兩沈生皆少年。



夭死遺有符呪書本一箱、並是虫跡鳥篆文字、黃素  
書、古漆軸、余悉取而焚棄之、今所記降乩之詩、僅十  
有七首、乩仙嘗為余寫蘆花仙舸卷子、題百字令長  
句、及五七言短歌、感誇一生祿命、後竟不協、亦不能  
盡記憶矣、所降仙人、皆有別號、一曰降雪洞天使、一  
曰黃石公、一曰安期門下崔喙仙、一曰虎觀使、一  
曰知幾子、一曰醉仙、一曰鄧玄岳、一曰周岐鳳、女仙  
曰羅襪仙子、

降雪子下壇詩

已下皆七言絕句

絳雪紛、點翠苔、忽傳青鳥信、音來蒼星已、蓬玉闌  
口、接餉蟠桃齒、頰開

絳燭緋羅吐焰奇。謫仙奔賦下壇詩。明晨奏草玄元殿。奪得東方宮錦帔。

羅襪仙子即事

隔簾燒燭爛如銀。隱映絳星出絳濱。獨韻三山鶴背笛。吹殘人世幾紅塵。

崔喙使自題 已下皆五言絕句

洞裏日修真。紅泉滌世氛。酒醒棋一局。不遣世人聞。

東方朔告漢武帝云。臣往取東  
北地芝草。乃隔紅泉。不得渡。

知幾子下壇詩

春光到百卉。余方醉瀛洲。一聞香篆結。跨崔洞度秋。

羅襪仙子命余出文梨火枣題賦

仙家愛梨棗採之餉群真絕勝金母桃結實空千春

又題梅月小景

月色何佳哉桑烟駕雀來梅花香雪裏百鳥韻齊開

鄧玄岳詠宝剑贈錢子

豐城有靈劍飛入虞山阿劍上星斗文向子胸前羅

絳雪子還葢菜山

五雲擁蓬萊雞唱玉樓開錢蓮一散晚琪花落滿臺

又題虞山七檜

虞山冷紫烟星檜七株傳龍蛇影落地冷然吸丹泉

七松之傍有葛洪煉丹井故云

志觀東洋寶詩

更籌已報四，雞唱又過三。鸞軒在前路，跨雀啼烟嵐。  
安期門下鶴，喙仙班。別署宦上先生，自題其  
乘鶴像，已下皆四言絕句。

穀振汰寒，羽擊三清。乘之一去，九見涸瀦。

周岐鳳下壇詩

久墜人道，緣登仙跡。俛仰塵世，已成今昔。

黃石公畫黃石圖，因題贊于石中，以贈錢子穀。城之顛，下有黃石。天地不朽，此石不泐。欲鑒吾照，爰徵茲筆。

又題北橋，隨履圖贈錢子

欲極奇蹟先死競心。地橋故事永為良歲。

座中後至一仙云。適從蓬萊山醉而至也。署  
曰醉仙。索筆題酒酣放歌一首。但記其首四  
句。

我居白玉十二之金城。面三群峰拱而立。下有萬頃  
滌花波。點作醪醕供一吸。餘不能記。凡此皆信筆而  
成。運化如飛。味其玄韻。研其妙旨。自非凡下陋才所  
能構合也。夫詩鬼故自有之。如周岐鳳。自云成化間  
人。往署名曰江湖散人。庚巳編志怪錄並載其降  
乩語。不獨余所目見矣。

白雲韻

婺源潘堡鄉士藻。號雪松居士。成進士後。有乩仙白

雲穎者常隨之密室、嘯詠相屬、潘自謂與御風者游矣、記其題嚴州建德縣唐寡婦詩二絕云、枯朽不成眠、嚴寒午夜天、衣裁無婿<sup>婦</sup>着、課子當金錢、比肩難作雙、並蒂空留核、欲識媼閨心、嚴灘一片月。

雲門山人

陸雲門、太原徵君婦翁也、曾為秀才、能詩、貌清癯、余嘗識之、太原齋頭、後以壽終、近里中有扶乩致仙者、題詩畢、請問姓名、遂署曰雲門山人、而其詩亦清逸、有韻致、彷彿平昔之作矣。

孫侍郎

天官侍郎孫公繼、稟謝世一年矣、近梁溪某大家、以

他事召乩仙降壇，則宛然侍郎筆也。書云：吾與諸神共游龍泉菴，偶過此，寄語寒家京師消息，將至吾已。有陰有贈矣，不十日而北信至，果下陰贈之典矣。侍郎平生不談性命之學，而神清韻雅，玩采游玄，真世上逍遙仙官也。宜乎灵爽不昧，遂凌紫霞，吳司教親見其事，為余說之。

周明經降乩記

萬曆甲寅秋七月二十日，南濠王一統秀才于家設壇召仙。至，則女仙劉采春也。乩題云：余在蓬萊山，飲九醞酒，焚蘭荃香，與李郎圍碁，適白雀雙雙鼓翼而來，稱有能詩者在座，欲廢歌耳。問李郎為誰，則采

石江頭捉月人也。問在座能詩，則蔣君鉉字伯玉其人。也。問劉采春非唐朝閨秀乎，則題雙燕不知腸欲斷之作已。又題不喜秦淮水絕句題罷，各問功名事。答語類古識文，迴環讀之義不可解。因自叙其家世履歷，顛踣云：兒本浙西錢唐人。劉元之第四女，阿母陸媪，善音律，好讀書，且能詩賦，感有文彩，搗箏鼓琴，執無不絕。在唐時有劉內子草窻集行世，校留在山子王氏。至元初兵起，帖亦兒百花率其衆來攻虎林，而此草遂燬于烽火，不復傳矣。兒十歲時，即能于阿母鄰上口占成詠，年十八已著詩名。唐匡世者，京都富豪也。聞兒名，厚遣金繒，因媒爰娘強納，聘于家。予



與家慈從屏後窺之、直銅臭耳、以死謝之而去、後二  
年乃歸狄郎、狄郎風儀才調、並神仙中人也、偶于路  
傍彼此目注、遂荏苒同心焉、兇年二十五、而阿母長  
逝、摧隕無狀、不知有生人之樂、便委家事于弟大德、  
而身與狄郎逃入深山中、遇異人授修性鍊形之術、  
食松柏實、身軀漸輕、時亦能乘虛御風、最後遇赤松  
子王子喬諸神人、隨與俱去矣、其說詳委甚繁、茲不  
曲載、乩又忽動降書云、錯教婢子上簾鉤、此非蔣生  
詩乎、問仙姑何以知之、荅周汝宗道、一統笑曰、汝宗  
吾良友也、上賓之事有之乎、曰、汝宗已任玉清宮掌  
記矣、一統問汝宗可致乎、曰、可、于是更焚符呪、頃之

乩運如飛云、弟周胤昌白、往與二三兄弟結欣賞社、  
相愛相親、情踰骨肉、方欲周旋左右、奈生不逢辰、遽  
此長別、上有高年兩尊、中有良友密親、下有孤兒寒  
婦、一生事業了無究竟、可悲可痛、弟今在玉清宮掌  
文書、近聞劉母病甚、寄聲昌伯、且托致謝陳允清已  
又言申相國今得生天、曾矢一統、問汝宗、天上有酒  
飲、承答言上帝一日賜三杯、然勝人間三升矣、疾書  
有事欲去、言已寂然、劉母則同社劉昌伯母也、今方  
篤疾、負床允清、上舍為周君營葬、事贈孤孀、敦義甚  
高、而申少師公果以十九夜寢疾而終、既殮、項猶溫  
識者知其生天無疑、始驗乩書之不謬焉、王子蔣子

並別有記采其異者著于篇。

神仙酒

亡祖駕部府君夙慕至道別署宗賜子每歲過四月  
十四仙誕日必就家展回仙像以名花美果薦焉常  
半月之前先醱白醪于床頭俟其熟壓以成甌戊子  
年缸甌中喟：作桃花乳命余侍飲余敬問其故府  
君教云神仙過門則酒赤也余從沈生扶鸞請仙夜  
既半席間所薦之酒悉變為丹霞後余移寓郡城種  
花池上亦常造酒祭呂翁啟視缸面竟成珍珠紅芙  
家人以為仙過不祥後竟無他又壬寅年冬浙東丁  
望雲家蒸秫釀酒忽作絳色異之已視甌中則一層

朱一層白、相間至底、尤可怪、

許生

許生不詳名字、善召仙、能于瓦上點藥、化石為金、煎燈花煎出黃金白銀種、甚奇、

蛻仙

武夷山接筍峰下幔亭場中有歷朝以來蛻仙、共十有四人、居民供養、藏諸石龕中、每歲大旱、迎歸其家、禱雨立應、賽謝畢、明日將具簫鼓送還、故處則蛻仙夜半自歸、場中石龕不失位次、其靈異往、如此、

廣仙

武夷北山有水濂四十里、行至山麓、攀援而上、如在

半空、逶迤又過水濂道院、遙見一龕石罅中、訊之道士曰：此嘉靖十年廣信府蛻仙也。俗呼廣仙。其貌清癯、肌如脂、目如電、皮毛爪鬚宛若生者。有御史某采訪其處、題曰昇仙。高君承先自閩中歸、述其事。

### 蒲仙

蒲仙者、不詳何許人。或云即上海高橋朱乞兒也。少為人傭保、俄辭主人、行乞里中。冬夏無衣、露處人家籬下、雨雪不侵。取蒲囊五六、領連綴而裹其膝。因呼之為蒲仙。嘗在嘉興城東六里街上出入往來、不擇淨垢。每天將雨、輒臨水自澆其蒲囊。以是徵驗。里中有疾病、摘蒲施之、煮湯服下立愈。或有母患癰瘻、往

叩蒲仙乞藥，便撒溺于地，全其刮溺泥煎湯進母，如  
言亦愈。衆以為神。一日過湖州村落，入人家乞食，其  
人已入山取茶。蒲仙在其家食畢，因熟卧于簷下，氣  
息如蒸。抵暮，索筆題蒲仙臥此一日六字于壁間而  
去。及取茶人歸，云今日入山，遇二虎，幾不免，踉蹌而  
還。見蒲仙于塢口，扶兩髀置于肩而出，安得臥此地  
乎？後乃悟山中見者，是其飛神所扶之髀，即二虎矣。  
歲餘竟不知所之。

垢仙

垢仙者，姓劉，名黑，東齊人也。萬曆三十年間，由秦  
州渡江來游虞山，止泊無所，衣服滓弊，狀若風狂。號

為垢仙，每行市中，群犬競來，徵逐俗，又呼之為狗仙。  
矣。路過邑丞導從，箕踞相視，丞怒，命左右執而笞之。  
衆驅逐界，遂入姑蘓城，坐于北寺前香華橋下。晝暝，  
夜露，蓬首穢形，見者咸笑為。每風雪連旬，市人慮其  
已死，就視無恙，氣蒸汗流，然未之深信也。太原相向  
聞而來訪，禮貌甚恭。時公方有家事，憂不能決，詣請  
間，忽高聲叱曰：「何不速了却會？」上方特旨召公再  
入政府，兼敕撫臣勸駕，公屢辭不許，因從容質之。忽  
又高聲唱吳歌兩句云：「朝裏官多壞子法，姐為多郎  
亂子心。」自是吳中知有垢仙，然之者衆矣。歲餘，忽不  
復見，尋求在齊門外陽涇橋，後住太倉，最後到松江。

黃浦老幼圍繞之，便走入蘆花叢裡穴地而坐，委曲  
隱蔽，不火食者經月。時：取生巢噉之。村民共以為  
神，華亭朱進士國華方舉于鄉，造而請焉。垢仙曰：汝  
是庚戌進士，慎勿多言。朱叩其道不已，曰：吾有弟子  
方接頭，在蘇州城東，可就而問也。忽一日，無病而卒。  
村民火其屍棺，鬻骸燒赤，大如火毬，停數日，有人見  
其坐泖灘上，折蘆一枝，掠水而去。方接頭者，城東織  
机人，曾出錢施垢仙。垢仙授以道要，因委妻子出家，  
相從俱去。亦能晝曝赤日，夜沒于水，尽得垢仙之術。  
與其徒潘酒保周文秀等七八人，往來雲間，俱宿風  
露中，餐霞吸瀝。朱進士姜孝廉諸君，共為買地，育女



門內、造老君廟居之、事在四十二年間也。

一說垢仙常自稱張明珠、謾人間事、無帛中者、僅刈  
北禪寺前麥、不信、旬日間、雨澇爛麥、不及收割、姜江  
王夫人卜女娠何祥、舉其陽而之、左右毆擊、後果生  
男、迎歸園亭、供養、重門深鎖、忽失所在、推求野外、復  
載而還、趙祖美問、謁選何官、叱曰、尔當先做壽官、趙  
三月病卒、方驗壽棺之言、渡劉河、自沈于水、以為死  
矣、停數日、復在黃浦灘上、後忽稱病暴亡、村民以蘆  
席裹尸、棄之河濱、風雨漂溺、不知所之、停數日、又復  
在岳王廟前、王小選士驕相從、問道、多通宗旨、竟莫  
能測、嘗呼方接頭為堯夫、而不名、方居吳中獅林寺。

一日劇廊下見空中葉墜拾視之師手筆也悟當行  
矣急詣上海叅謁撫其身肌滑如脂誤以爪傷血出  
皆白乳化後有人見之渺上凌波而去

### 夫子李

夫子李者曲阜縣人傳是故衍聖公也禪封爵于其  
子遂變姓名入武當山草栖于玉虛宮穆宗皇帝  
嘗遣人物色之詔歲給廩粒命中貴人供養于山中  
今上登極至今恩典不廢一日李忽詣中貴人曰吾  
久留此山糜費國家資糧無益于事明日往雲南  
去也中貴人曰師今老年舍此而遠遊不以奏聞于  
朝可乎曰要行便行安能待王命下耶中貴人陰使

道士守之其夕傷病死。深相怪。嘆明日給棺。或檢葬之。于樞木岡。岡形長七十里。後三日有人見李在山下酒家。持杯倒飲。自云將往雲南。怪之。問曰。師是夫子李耶。猶在。手昨傳山中送葬者。何神人也。李大笑。掌其頰曰。少年莫浪說。于是潛遁而去。衆詣中貴人具言之。不信。陟岡發棺。惟一鞞草履子存焉。

斗蓬張

亦稱蒲團。張負一蒲團。重數十斤。上下嶺。改如飛。故得名。

斗蓬張者。隱武當山。燭湖。修行山中。猿猴常采名花。異果。釀成美酒。獻于斗蓬。名曰猴酒。蘇州山塘吳梅鄉入山求道。斗蓬賜之一杯。醉經三日。其後斗蓬過吳昌門。從梅鄉乞齋。梅鄉出家釀一罌。重七十斤。

為獻斗蓬曰某今獨飲不敢累諸君相陪也於是裂去鴿沅、養裳而踞其上、少頃、口呵出氣三口遽起、還視其甕空無滴矣。

### 菜頭張

菜頭張者山東人也故世曾後為禪符棄官雲水喜噉生菜頭俗呼之為菜頭張矣

### 銅瓢張

銅瓢張者陝西人也未詳氏族故嘗為右方伯雲游湖海以大銅瓢自隨因而得號

### 白尊師

白尊師使者相傳是白香山後裔以其勝國時人或呼

白元人訛為白猿神矣。結廬天台白玉庵。舊名道行  
高古閭頭陀師事之。

### 李大瓢

李大瓢者住茅山授變幻術百三十歲矣。

### 李半仙

李半仙者徽州人也。由太孝為貧郎。後棄家隨閭頭  
陀雲水出無瓢囊。亦不見其所常攜帶藥物。惟善採  
人身中元陽。應手成藥。粘鬚觸頰。立能返黑還童。人  
以是異其神。變呼之為半仙矣。住茅山年九十三歲。

### 草慾

草慾二者雲南人也有道術。後不知所之。或傳武當

山瓊臺觀側有憨二道人東旣何自嘗見而問道未  
委是一人也兩人也

翦頭仙人

陝西延安府葭州深山中有翦頭仙人折粒不食日  
飲淨水三碗以為常矢溺俱絕間用法水療民間疾  
苦甚有靈驗其水止取一滴入淨瓷罐中携歸則  
盈罐矣煮服之應手而愈由此遠近稱神有司上其  
事于延綏開府鄭汝璧榆關大帥李如樟數遣官吏  
入山敦請車騎旁午于途不至最後以裨將徃強之  
出山既達榆林城時萬曆甲辰冬十月西北極邊地  
且凍矣衆見仙人氣如蒸面有微汗視其貌可十六

七歲少年，身披百結衲，頭首戴七星帽，以七金鈴綴于帽卷，故曰七星。又用金圈束其額，金環貫其耳，髮皆鬢黑，鬢起一如頭陀之狀。俗因呼為翦頭仙人。仙人見中丞元戎，抗手長揖，叙世間賓主禮而已。揖罷不登席坐，便結跏趺于地，叩其胸中。古今事無不曉。賜二公大驚，幕下賓僚無應對者。時有東澗四明人吳一鯨，頗稱博洽，方客中丞幕下。中丞命往質難之。仙人與吳生酬論，遂古以還六合而外之事，吐納如流，傾漱倒嶽，一鯨聞所未聞，中懷悅服，口屈不能置對。衣纓跗注，咸謂仙人周游八垓，淹貫千古，言非孟浪，皆為誕章。誕大也，出漢書。雖張茂先之博物，梁杰公之談

奇、莪以尚矣、偶論宋史、及咸陽寃死岳家父子事、仙人輒大慟、淚下如雨、明日復語及、又慟如初、座人或徵時事、不對、叩以國家運數、僅答尚縣遠三字、餘不肯言、是日中丞移仙人于城西玉皇閣住、外雖深加欽敬、陰使人守之、日惟供水三甌、他無所須也、軍民求法水者、絡繹喧填、門如霧市、俄而法水不給、仙人索紅棗代之、開府大帥各送棗二石至、遽命置于閣下、不須舁上、乃召病者登閣取棗、仙人出棗于袖中、次第給散、其下八筐之內、空無有矣、中丞益奇待之、常來奉禮、因屏左右、私質其姓名年紀、仙人默然、不得已強應曰、姓周、晝夜環衛于閣上下者百餘人、



是夕逸去不知所之衆皆惶惧二公相顧失色數日  
後撫帥兩府內各見空中墮下名刺一束中有周三  
畏拜謝五大字餘並空紙因知三畏是宋朝賢臣相  
傳秦檜先曾命其勘鞫武穆之獄三畏棄官入山後  
乃使万俟卨羅織而成仙人即三畏之本身也夷考  
正史不見其說豈五百六十餘年未嘗死乎後榆林  
人服其來者終身無病爭給小像龕帶于家初仙人  
乘白驃而來遂画乘驃之像焉

### 樵陽子

樵陽子姓雷氏名化緣或云孔文進士之孫西川大  
足縣人也初生時有僧乞食于母門遂名之為化緣

生二歲、父母相繼死、育于安縣民陳和家、十餘歲、陳夫婦亦相繼死、展轉寄養于灌縣之青城山下童老家、童老家亦貧、無以自食、化緣、衣破腹空、寒色可掬、曰：「入山採薪以給灌縣人、人見化緣負薪下山、輒持一升、牛升粟來易、化緣盡所負、薪與之、便去、亦不爭較、往來出入、艱苦不辭、連年如此、一日天大雪、誤迷失道、陷絕壑中、積雪可六七尺、誣望見蒼崖古木、若在雲霄、忽有白鬚老人荷拂而來、引之起、同行亂石間、至一大樹下、相與盤憩、少頃、又一紫衣老人修眉、便腹、策杖于前、亦來共坐、三人常斲黃精生餌之、漸竟不飢、耐寒輕健、如是者累月、二老人忽指大樹

下而告之曰：此是子前身脫化處也。出囊中一神枕，若履于大，授化緣枕之。化緣既覺，憬然而寤，遂起坐于石上，嘆曰：大奇！大奇！于是二老人下地作禮而拜。甚恭，尊之曰：樵陽子而不名，後灌縣人，驚傳其事，皆呼為樵陽子矣。徘徊之間，忽失二老人所在。化緣自此誓不出山。終日結跏趺，危坐大樹下，耳中隱隱聞隔谷鳴琴之聲。或時聞人語，窮而跡之，寂止有也。又數月，人有逐伴入山採樵，遇見化緣，敝衣蓬首，形如枯木，頽然識是童家負薪兒，相與大怪異之事，稍聞于灌令。灌令景君，愛奇之士也，暇日屏車騎，與二三賓客左右，徒行入此山中，涉溪登嶺，攀楨忘疲，乃

至大樹下，具問所由。化緣曰：某前身託此樹中，今乃  
得復形為人耳。今遂命伐樹，操斧未下，忽樹中聲震  
如霹靂，火生其腹，剗然洞開，見遺蛻焉。身着布衲，髻  
頂鍍剋，腰繫黃絲繖，枕一劍，柔可繞指。  
髮垂覆額，已長丈餘，指爪盤旋環，其足矣。尋復于蛻  
傍得石匣，中有券，其文字皆古篆，丹砂所書，循環  
反覆，竟不曉其義理。景君與賓客左右各一驚嘆而  
還，遂下令製龕以奉樹中遺蛻，築菴居樵陽子，灌縣  
百姓翕然敬事之，以為師。數年前來游江南，自梁溪  
至姑蘇，屈于武林之西湖，俗流多不識，梁溪士大夫  
稍有一二接遇之者，然其見衣冠大僚士族子弟亦

不為禮所酬對甚簡。只教人于心地上領悟宗旨而已。世莫能窺其詣也。未一歲而還。諱中丞袁鉞。西川時常為樵陽子。建大通觀于青城山下。至今尚存。

玄洲子

玄洲子姓衛氏。莫知其名。洛中人也。貌奇偉。身着破袖頭。又自稱一袖道人。嘉靖中。山陰朱生啟賢為太學生。徒家饒貲財。廣延方術之士。道人常過其家。時詣學士大綬林居。其長郎寢瘵積年。衆醫治之。皆云不及活。道人謂朱生曰。吾能起之。但惜囊中藥盡。止存六分。可延六年算耳。然吾與語。見溪上一角妓。往還情屬。謀欲擅之。非百金莫辦。子為我居其間。朱生

曰、藥能活人足矣、慎勿言六年事也、遂往告學士、學士曰、出百金以延吾兒、旦夕之命、尚安惜哉、趣延道人至、深加接遇、道人入臥內、審其幃而視之、驚曰、氣息奄奄、元神散矣、明日五更且死、奈何、急索婦人稠乳半杯置案上、即于肘後摸一小銀壺、傾出神藥兩方寸七、色紫而細、斫其末、投其乳中曰、服此三分、當蹶然而起、若下床足不著地、再進其半、行如飛矣、患者鼻端聞此奇香、啞然作聲曰、莫不有仙人相救乎、左右應之曰、果仙人藥也、急命進、強灌入喉、以舌舐而盡之、有頃、見其骸在衾中、漸能蜿蜒、俄而求食、與之薄糜、復食、良久、遽起坐、便欲下床、而兩足蹻然、

果不能下。于是左右奔告道人，更求其半進之。方設酒食之具于西廳事前，長郎忽馮侍者肩，直詣廳事，謝受更生之恩。道人遂留坐中同飲。二畢，其家出金八十兩，繒綵十匹，再拜酬贈而去。朱生于途中私訊其藥何名，道人曰：此即仙家九轉大還丹也。李少君所謂鉛錫投和而黃金克成，刀圭入喉而凋氣立反，藥方猶然。况其上者，朱生曰：六年之說然乎？曰：戲耳。此藥果能長生也。還家懇請其方，道人曰：知子好道，奈何靳之，乃脫下破袖頭，折其背縫中丹書一卷，標有金字一行，曰：許旌陽尊師石函記。付朱生，令于淨室齋心三日，寫其要訣，寫畢收藏如故。明日將之詣

兒溪上、因告別、朱生復贈道人三十金、生雖受其真  
秘、然不能修用、復以其書授之玉霞子、此道人娶妓  
為小妻、俱入羅浮山中去也。

席生

席生者、號小崇、散人、不記名字、廣平之曲周縣人也。  
少為肥鄉張金吾家狎客、聖標之先將軍卒之、常令  
侍飲、不離左右、忽委妻子出邊關外、雲水數年、一日  
挾兩翦頭胡錐歸、張氏不知其竒也、家有讌會、童子  
攜銀壺溫酒、席生遽奪其壺、投諸井中、童子泣訴于  
主人、舉家詬罵、以為病狂、席生曰、無草、請于爨下  
索之、衆共走爨下、布覓、無有、忽聽釜中有湯沸聲、徐



舉其蓋則銀壺宛然湯中、酒已溫矣、渴之不少、涓滴旋復命左右取酒、盛滿壺中、用紙丸塞其壺口、去壺蓋、倒合席間、亦無涓滴出、于是遠近驚傳、無不大怪異之、行厨諸物、水陸畢致、以空衣承之、而得、惟金銀不可取、然一著其手、雖鎖鑰櫃中、已在其懷袖間矣、每當月明之夜、輒呼酒大嚼、召羣鬼舁輿擔簾而出、周游名山、不止一處、既歸、取鬼所擔簾發之、出其地土產之物、以徵于座人、咸莫測其理也、久之、復走塞下、過虜至軍中大戰、賴席生陰遣神兵驅虜、潰而退、大司馬嘉其功、署為京營小將、中貴人聞之、日夜誘說、逼之傳術、生固不肯告、中貴人怒、因其昔年有

扶胡雖事、乃使人上書誣告、搆以交通外夷之罪、有司驗無實跡、止于遣戍遼陽而已、尋遇赦還北平、告親故言當入衡山祝融峰下、合軒轅九鼎丹成、然後出、自此杳然無聞、

### 衡陽山人

衡陽山人璩生、善五雷請雨法、不用設壇高步、但拈片紙、立書五符、口中誦五呪、雨大注矣、叩其術、乃從北方真武借來、初非自天而降也、璩生坐致行廚、亦不用符呪、以衣從席下受之、或索椀、椀下承珍果、美饌羅列滿前、座客無不醉飽得意而去、

周箕南甫，夙志學道，樂誦道德黃庭陰符諸經，精勤不怠，而未獲窮其指歸。但能焚香牕下，日誦千遍而已。曾遇異人授希夷睡法，自云睡中常作游仙夢，名山洞府無不歷焉。曾飛神至青城山中，過懸崖絕澗，凡十餘處，烟雲鮮艷，花木繁榮，異獸珍禽，能敬善舞。訊其地曰：此太上老君說經處也。周生親過，老君叩頭陳乞，老君為解谷神二字，義奧言深。周生跪而受之，且誠以早來此間，見石案上置古經一軸，字如鳥跡，署曰玉清秘籍，不及考問而返。服膺立教，至今不忘。當其睡也，每五六日，或七八日方覺，家人莫敢呼也。如此數年，漸能絕粒咽氣，經月不食矣。丙申中秋。

余遇周生于西湖片石居，生布席斷橋之上，以酒為勸，劇談痛飲，至夜分，月向西行，余醉倦思寢，遂入寺。黎明遣問周生，尚以石枕其首，單衣新臥，風露中氣如蒸，莫測所自。

衣繡人

楚西荆澧之間，有一異人，著七梁冠，身衣綿繡，容狀甚奇，古腹如斗大，鬚長尺餘，若五十許人，皆呼之為醉叟。隨行唯一弟子，手携黃竹籃，中盡貯乾蜈蚣、蜘蛛、癩蝦蟆，及一切蟲蠃之屬。人或窺之，無不駭走。問其所畜諸毒何故，答曰：天寒賴以佐酒，此物亦不可測致也。市中童兒，爭覓毒蟲數十種，見異人飲時。

悉以乞與，皆孽而生嚼之，如得未嘗噉，其蟲之極細  
小者，輒浸杯中，頃之與酒俱盡，蜈蚣長五六寸者，則  
夾雜以松柏枝葉，去其鉗，生置口中，赤爪猙獰，蜿蜒  
鬚鬚之際，觀者股慄，咸大怪之，多有惶怖逃去，異人  
恣意飲啗，似有盈味，嘗曰：蝟味最美，惜南方所無，蜈  
蚣亦佳，味又次于蝟，蜘蛛則以小者為貴，諸虫中惟  
蝟不可多食，多食悶人，一日之間，嘗過十餘家，飲更  
不殺食，晝日沉酣而已，或于古廟中醉臥三日五日，  
或宿人家屋簷下，口中常提萬法歸一，歸何處，八  
字，行住坐臥，斯道不忘，言人徃事，率多奇中，人以奇  
禮相苦，便欲出門，及置酒，又復欣然，乞一醉，然後去。

也。小選袁中郎赴官，曾見異人于沙市，自後莫知所  
之，中郎為作醉叟傳。

### 郭道士

北京神鶴觀道士郭蓬素好道，積功累行，辛勤有年，  
六十歲時，遇一異人，至蓬素欲乞長生之訣，曰：未也。  
更二十年後，吾當點化妝，今且先尋外護。時富平孫  
尚書方在臺中，郭聞名，便往詣之，尚書許而未之奇  
也。其後蓬素八十歲，異人復來，曰：吾度汝矣，究其術，  
皆房中補導，名為接命，後入西山，養火半載，出居觀  
中，鬚髮返黑，面如二十少年。京師人無不驚異，尚書  
便作禮而拜，深加敬慕，得其術一二，為郭今尚存。

白雲先生

辛卯年于燕市酒樓遇一異人、龐眉美髯、神姿清古、  
方岬嶂、揮扇望見余在隔坐、亟呼同席對飲、視余啣  
杯、感額、使曰、此酒豈中江南人飲、莫思蓮香白喫否、  
余曰、蓮香白、即吳下小兒那得到此中、異人曰、易耳、  
俟少間客散、為予設之、趣呼酒傭、汲潔淨井水、一大  
壺來、須臾水至、異人便于肘下囊中取出粒葉、狀若  
枸杞子、擲壺中、用綿帛封固、謂余曰、少待、頃之、座人  
皆星散矣、余便問先生從何處來、異人曰、適從終南  
山來、偶携得白雲一縷、請出贈君、復于囊中製小葫  
蘆、周遭紙絹封裹、呼余鍵其接窻、用手次第揭開、葫

蘆有雲如篆煙，泉：上騰，遂迴漸作紫色，氤氳旋遠，  
布滿空中，食頃，其雲穿窻隙而出，急命余開窓，曰：酒  
熟矣，啟視壺中之水，盡為芳醪，不覺芬人齒頰，連呼  
大白浮，又曰：莫學俗子飲，啞酒不歡也。袖中出木刻  
婦人置席上，長可五寸許，眉目分明，手足能動，服飾  
窈窕，宛如生人，令其持杯至余前，勸飲，便叱使跪求  
盡杯，如不盡，不起，少為，急收入袖中，曰：恐客中春心  
蕩也。余時偶携得李蓬頭星書在袖，因出，甲子呈異  
人，看第稱曰：郎君好踪跡，固叩之，則曰：他日聲彩極  
振，但目前尚有重厄耳。余謂蓬頭笑中焦狀元名赫  
都下，先生曾識其人乎，異人笑曰：那得識，此輩是喚



語漢不足聽也。酒盡別去。請其姓名。不言。第書一雲字于余掌中。余笑曰。名號豈止一字乎。便當呼公為白雲先生也。不離店門。倏忽相失。明曉重詣其地。消息之不可得矣。余由此遂訣歸計。不半載。母死。身逢危疾。幾殆。一如異人之言。

### 孫道人

稱道人不知何所人也。常被髮佯狂。游行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櫛沐。叩其術。明于補導之要。能飛沙撒土。吹入人家屋宇中。無不以手掩目。開盤中器物。較之。有聲。又能嚼墨噴人。忽粘肢臂上。雖重裘之內。斑斑悉成點誌。又能搬運市肆中物于袖。引出鮮鯽鯉諸

魚數十頭、付厨中烹以共食、一日裾下忽作羊鳴、乃  
出一牡羊、遽欲走、遂牽于市賣之、乙巳春、董學士  
入楚督學、泖上諸君送之、共觴酌、昌門外范家樓上、  
道人來衆求試法、乃撮出福橘十四枚于袖中、分而  
嘗之、余亦在坐、後一日過余里門、為小妓所侮、孫頤  
視賣批人擔云、借汝一龜、遂拾以擲其面、妓者右頰  
立時赤腫如堯大焉、楚不可忍、還復哀禱、乃索杯水  
呪之、三嘆、其腫漸消、都亡所患

### 祝老師

祝名韋有異術、楚人尊之曰祝老師而不名、蓋高道  
者也、應城楊給事漣、少讀書大洪山中、寢瘵經年、骨

消肉盡，自分不起矣。遇師出刀圭之藥，起之後疾再發。師不得已，復昇藥如初。訓諄誠切，皆至言要道。給事病由此漸得瘥。師覺其神玉，趣使復修公車之業。擔簦赴奉，既獲雋，又勉之計偕。諺云：汝功名在三口裏，莫測所謂。後鄉會主司是孫如游，董復京，劉文琦三人，果符三口之兆。給事自進士擢策後于世味泊然。選授常熟縣令，政績大著。暇日與賓游，語言必及神仙之事。云：或云彭幼朔，即石韋也。庚戌仲春，遊燕署中說此。此與柳菴所誌不同。

彭幼朔

近雲陽有百歲仙人彭幼朔，一號江醜醜，一署祝石。

韋昔年所稱祝老師者、或云即其人也。又常改姓為  
邠、時、變易、無有定名。彭于黃白之事、已得手。有年  
所至、妻妾子女、輒重隨擁甚盛。所傳者云是先世彭  
祖之術。由是遠近衣冠貴介、無不傾動。奔走其門、拜  
而叩之。如真仙矣。及問其術、是服氣之法。功夫密、  
不容間斷。只在七日間打成一片。而其法主于自然。  
汗吐下以為驗。汗以去骨節中病。吐以去胸膈中病。  
下以去腸胃中病。真氣勝則邪氣自除。依而行之。其  
人無病而汗吐下、不知所由也。然大抵皆養性交接  
之術。嚴武言。

慧虛子

六稱宜  
真子

虞山龍城山人姓孫氏住塘市挾致鬼之術逆說民間禍福休咎無不有驗遠近傳為真仙初練鬼得章生日闇云是閩中解元少年夭死立願相隨孫氏奉家事之呼曰慧虛子其術使人先書姓名及意內事于紙上另置一空紙于案密封淨室中三日後啟視則空紙上報如所祈龍文鳥篆無所不工又或擲龍眼荔枝之類于地俾其人自拾諦視之一果實耳劈開則所報之筴在焉或設鐘鼓于仙壇上無故自鳴如有人持筴以擊狀見者大怪因是人赴之如市數百里外皆未嘗報王小選士騏科名云直至牛無頭然後羊生角後果以壬午科發解鑿之如見言皆神

異夢石老人，是孫姻家，居止相接，批云小樓與孫宅  
並，每夜穴壁孔窺覘，見孫被髮裸髀，銜刀跳擲，用五  
色繩子數百丈圍于壇外，須臾戶牖拉然，暴鬼颯至，  
作嘍々之聲，因知其所練果是灵鬼，不獨一慧虛子  
也。

### 利瑪竇

利瑪竇，大西國人，游于中華十五年矣，衣服語言，飲  
食禮樂，無不中華，但不娶耳。彼國無佛法，亦不通儒  
教，第奉天主為尊，其像是一婦人，手中所抱者，即天  
主也。婦人像若西王母，而繪彩之色，絢爛非常，望若  
七寶莊嚴者。然既以其像進，聖母、張壁、凜々、便教

收藏于庫其所進自鳴琴自鳴鐘皆按刻漏而鳴若  
吾中華有自鳴更鼓之屬天子甚異之賜賚無數  
日給飡錢因卷之京師瑪竇他所製自鳴鼓吹未進  
上者尤奇一撥閑振衆樂皆鳴今京師市中有製成  
出賣者所携經籍皆梵字其印裝之巧紙墨之精中  
華所不及也瑪竇慧性絕倫雖數萬億言一覽而得  
人謂其曾有成案故能然拋云學識字如造屋然疑  
即吾儒以一貫萬之義矣徃常刻廣輿地圖于金陵  
用五色以別五方中華幅員大如彈丸黑子庚戌年  
夏中疫卧病服參而死始知其無他道術是外夷中  
一異人也

瞿道人

戊申年間，宰輔姜東王公薦一方士于族姪侍御家。瞿籍金華府，共稱爲瞿道人，常桂花瓢于肘後，及持天台藤杖嬉游山水間。道人有一刺函，中以素紙封絳箋一條于內，緘題甚固。衆苦請開之，不肯。後竊取以視，乃是庚戌狀元韓敬六字。其時求仲尚名敬，求未有改也。觀者咸笑其狂誕，不知韓敬爲何人。至庚戌春，報會元是韓敬，見<sub>見</sub>方以爲竒，有頃求仲果發狀頭，乃始驗其術之神，真如芙蓉鏡下矣。

江生

壬子年五月中，有楚人江生過吳門，扶某貴人書，往



謾吳淞帥府舟經葑門過相識借某衛尉過其舟持  
一繖為贈求看年命略批行止江曰不得暇矣強之  
出甲子置案上覽為江大驚曰幾誤公事不出今日  
當有大火衛尉悵忽而去是夜所掌運糧艘過吳江  
城下失火焚燒畧盡賠償不貲

### 神巫

東浙金衢之間俗事鬼信巫之多點者開化縣太末  
山中有一神巫降神能手持利刃自看其腹巨斧斫  
胸既足行火甌上口含涕油喫人着人骸膚立見糜  
爛而其口都無所傷或時狂叫登山手拔大竹標作  
繞指柔以自纏縛其辭其異如此省隆禮部少時讀

書山中目擊云

蟠龍會

嘉靖初年有優伶十人不知何處來嘗過楚之常德寓鄧漢市鎮上搬演歌舞妙絕時市人競相祿賞徵逐聚觀遂無虛日矣後忽告歸市人厚以金帛酬之強留搬演其夕至四鼓重點蟠桃慶壽雜劇群伶命市人置一大甕于劇場中央八人裝為八仙次走入甕中曰請了衆兄弟們同下海赴蟠桃會去也良久不出止存司鼓板者二人故起而揚言曰你們應是醉倒瑤池去往而不返耶須往視之持其鼓板亦走入甕中不出市人取甕視之空無所有竟不知何往

吳江大理與袁吏部同在吳中為令，席上親說之也。

荔枝少年

有方士設帳賣葉于河南開封府前，常見一烏巾少年，以賣鮮荔枝為事，稱自閩中來，時方暑月，眾訝其南北路遙，何由至此。少年云：得善藏之法，取樹頭輕紅，摘入新瓷器中，用火酒沃之，投以他葉封固，雖經萬里外，色不敗也。市人輒集其處，競出高價買之。中州人生不識此異味，朱門白屋，無不徇嘗。如是者數日，方士疑少年非市販人，察其神狀，類有道者。且荔枝顏色日益美好，常滿器中，如纒折下，益大可怪。因蹤跡其客舍，在一酒肆，方士遂賃隔壁，半間宿焉。中

夜聞有聲，穴壁竊窺見少年，取大瓷甕盛土，出銅筋一雙，糝之甚熟，種荔枝核于內，頻用死夾手輕拂其上，口喃：作胡呪語，呪畢，便躍身梁上，以一脚挂梁，倒睡，有頃，睡竟自梁而下，見甕中之核森然挺生，轉復滋長，少頃開花，俄而結實，天向曙，則已累：紅熟可餐矣。連枝帶葉，一：翦下，剖其樹焚之，及明，攜之而出。方士大驚，伺其休暇，市美醇醪進焉，祈求傳示。少年曰：君不聞能開頃刻花乃神仙事乎？若無仙骨，學之何益？指方士帳中藥，問何名，荅曰：烏鬚藥也。少年因解襖中，取青藥一袋，細如巨勝子，其色翠淨，投之曰：吾藥一粒，可和君一罐，獲此足了一生，無煩白。

土畫地也。請自此別。遂去不復見。方士投藥中試之。一點如漆。能令黑者不再白。周王聞其術異。延入府中。以金帛賞賚之。徧游朱邸。無不資給。此人終身用藥。不盡矣。或云。少年仙術。得之則隨。菓可種。不必荔枝。渴中之土。皆大丹也。神仙變幻。信而有焉。按列仙傳。載宋人寇先。好種荔枝。食飽突。馬自然。種瓜席上。引蔓生花。若少年者。果得仙之道乎。抑善戲耶。

### 賣薑翁

相傳衡州有賣薑翁。莫詳姓氏。常荷薑擔。賣于衡湘間。三十年來。顏如花。髻如漆。未嘗改色。人多怪之。未之奇也。一日遇道士于市上。却謂翁曰。某有黃白秘

術非其人勿妄授。豈有心者乎。翁嘿然不應。但取  
擔中薑一塊含口中。少頃吐出。變成黃金。道士驚遁  
去。爾後翁亦不知所之。聞之積古。併忘其年代也。

席生二

席小棠。嘗客龔司馬錫爵家。一日邀龔飲。把袂並入  
書齋中。破壁而進。龔自身不覺。已在太空宅。子高樓  
上飲。畢。下樓回顧。乃是長安酒肆。馬上人物色得  
之。龔莫知其所以然也。董翰林其昌說。

葛承奉

楚府黃門葛承奉。失其名。得道者。也能燒水銀為黃  
金。凡武昌境中古刹佛圖仙宮。道觀之屬。無不捐貲。

修補所到村邑，見有偷婆坊寺靈圍神儀，無問金木土石，若染若碧，並即布捨粧飾塗治，後先費以數萬，悉出于炉火中。楚王聞而怪之，欲從受方，備加榜掠，神色如常，終不能得。曰：奴婢自竭身資，願與衆生共成福緣，何知黃白事乎？逼之不已，蹙然端坐而化。楚人競相哀嘆，曰：「著黃門願力已大，正當生天上耳。」或又疑其尸解矣。王稔庸客武昌，親覩傳說。

### 玉龍山傘戲

常熟縣湖南金竹秀才，字子虛，少有拔俗之韻。嘗館于李氏，其所居枕虞山下。時：闕館之後，扉登眺徘徊，每當月朗風清，曼聲長嘯，曼于雲表，而平生絕不

喜談人間事，衆呼之為痴秀才。偶過福山劉神廟，  
中道士徐壺隱，新構雲房，乞其歌詠，磨墨濡以待濡。  
毫亟命喝題，壺隱遂以壺中日月長五字次第命之。  
金手不停揮，立綴五絕，語多玄勝，誇賞瓶林。嘉靖三  
十年間，倭亂初平，金悵然不樂塵世，一夕夢見其前  
身之所處，恍惚舊游，便捨妻子出家雲水，稱不更還。  
後數年，金有相識人居相去里許，適鮮軍之雲南，事  
畢將歸，道經玉龍山下，傍有草庵，際暮投宿，望見庵  
主，綸巾羽氅，批繩床盤膝而坐，細視之，乃里中金秀  
才也。顏色轉少，鬚髮如青絲，攝衣而拜，通鄉里姓名。  
且告其家中消息，云：「即君亦為邑諸生矣。」金笑曰：「不



才之子何足道哉。給與錢數十文，令詣村店進少酒。噉，仍未安宿。解人既獲，醉飽，其夜寢于庵內繩床之側。初就寢時，見金取其襪中傘張之，用兩手搖轉不停。如此竟夕，似夢非夢。耳中但聞海潮洶湧之聲，凌晨寤而起視身，却臥于揚子江岸西津渡口。推問所上搭夫，已是鎮江府東郭外門矣。自暮及朝，瞬息萬里，怪莫測其所由。尋憶昨宵所經，虫烟瘴雨之鄉，真落夢境，乃嘆息絕思也。視傘室中有附書數行，寄語家人云：浮踪浪跡，絕無處尋，勿更以為念也。自是人知金已得仙矣。又寂絕數年，有人見之于終南山，稱太學胤伽記其詩句甚詳，茲不備載。

猗園卷之四終

增園第五目錄

釋異

隆菩薩

西域聖僧

慧廣大師

夜臺和尚

大智禪師

海潮寺病僧

南山和尚

徧融國師

花子觀音

淡薄苦松

幻空法師

峨眉山異僧

響佛和尚

西天竺比丘

紫栢禪師

雲棲大師

有門法師

震溟尊宿

心光長老

僧如榮

僧如清

僧廣槐

僧廣如

三塔青澳翁夫婦

永倉錢氏子

京師婦人

陳道民

李倪兩木匠

錢貞奴

台州營卒

千善菩薩

西裏僧

雙宗

繆居士

龔花庵長老

張織工

繪圖第五目錄終

繪園第五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撰

宛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鈔

釋異

隆菩薩

隆菩薩者，即永隆禪師也。洪武中出家長洲尹山之崇福禪寺，初為寺僧，逍遙放縱，似顛似痴，不為同流所重。一日火焚其殿，禪師忽謂眾曰：「早晚錢唐江上當有大木容過，將往募為，眾皆笑之，諷其負襆而去。至則果有江石大商，王友諒，巨木千章蔽江而下矣。禪師遂從之乞木，友諒不允。俄頃之間，颶風暴作，樹筏縱橫，諸木起空中，自相鬪擊，墮折江濱，漂流四散。

友諒惟無所出，急向空中叩頭請止，因懸賞格以募能歸木者。禪師立江岸呼曰：汝肯悔過發歡喜心，我當歸之。友諒乃許，捐其半以助修寺。語訖，而江濤頓息，木亦漸還舊處。鉤連如故，觀者始知禪師是。非常人。頂禮而拜。友諒語禪師曰：吾木甚鉅，易捨而難致，奈何。禪師曰：莫憂，但許捨足矣。木自安隱至也。友諒遂分所捨之木，置臥一處，但見其木次第沒于江心。若有鬼神牽絨之者，不曉所謂。禪師還寺，亟命集僧齊采昇木，乃用巨綆汲向井中，先後逐根挽出，適符其半之數。遠近神之，爭共施捨。寺遂重興，其後洪武



二十五年下度僧之令、沙彌至南京者三千餘人、禪師與焉、中有冒請度牒者、忤犯龍顏、上怒、悉命加戮、禪師乞焚身以救免衆僧、上允其議、勅中官武士衛其龕而出、既至雨華臺下、禪師出龕、望闕拜辭、仍入龕中題偈一首、又拈香一瓣、書風調雨順四字、投之中官、告曰、煩語陛下、遇旱請以此香禱雨、于是端坐瞑目、口吐三昧火、出自焚其身、一時士女作禮悲哀、見白雀數羣舞于龕頂、上乃赦三千僧不誅、時方大旱、即命以禪師所遺瓣香送天禧寺中禱雨、雨大降、上歎曰、此真永隆雨也、因製落魄僧詩以

嘉元至今吳人稱禪師為隆菩薩取木之并猶在方  
丈內。二廟御碑巋然尚存而王友諒之聞孫世為  
木商住天寧州上不替其業。

### 西域聖僧

飯的達者西域聖僧也。洪武中來朝闕下馬足所踐  
地湧金蓮。高皇帝竒待之時的達與燕人張宇皆  
侍從焉。帝令二人較術謂宇曰朕聞西域某國有  
玉龍可取。詎為朕設壇召將取之真人遂受詔作法  
的達止求盂水置前結跏趺坐而已。約以三時返命。  
俄踰六日不至。帝心已懈命罷之。宇皇恐無地于  
是奏言的達破其術。帝大笑復謂的達曰上人既  
能禁之亦能解之乎。的達曰此最易事。呼侍者取盂

水瀉于地、有頃、諸神至矣、以次入見、對云、取得玉龍、行抵流沙、忽見洪濤漲至、遂迷失道、六日後水退、始得渡、而玉龍竟沉于沙中、變所在矣、帝不悅、的達便從懷內探出玉龍以獻、帝駭以為神、賞賚無數、

### 慧廣大師

慧廣大師、俗姓姚氏、名謙義、常州無錫人也、年三十、從師披剃出家、法名真緣、遍參名山老宿、歷一十六年、得念佛三昧、萬曆戊戌夏四月、師東游、渡江、卓錫明州之阿育王寺、親覲舍利光中、現釋迦文佛法身、師遂誓焚身以報佛恩、即從寺中普請眾僧、求施新藁、人與一束、壘而為柵、告眾僧曰、二十五日、是吾捨

身之期也。至日，斷取香油塗身，結跏趺坐于柴棚之上，端然不動，合掌而誦佛號。足下火然，俄成灰燼。大眾咸見有五色祥光，自師頂門上起，光中現出菩薩金身，其長可二尺許，晃然四照，燭地亘天，頃之映雲而滅。于是道俗士庶，填滿谿谷，兩淚悲啼，讚歎頂禮。屠小儀隆親見其事，作傳示余。至不及過勝緣矣。

### 夜臺和尚

夜臺和尚，不知氏族，鄉土何出，嘗居五臺山獅子窟，帶索藍縷，幾不蔽身。每夜赤脚持木魚，誦佛號，過東西南北中央諸臺山，虎羣擁而至，五色龍伏于鉢中。號夜臺和尚焉。六嘗游吳越間，姑蘇華亭，踪跡殆徧。

常以鍊琅璫鑲其項、曳之于市上行、重數百斤、蜿蜒  
里許、其去如飛、人以其落拓無恭敬之心、或有施一  
錢兩錢者、或有施餅與之食、畢、人家收其食器、竟  
有異香、疑之為神、忽去忽來、不知夜臺所在、萬曆辛  
亥年、乘船經孟河口、于時秋濤甚壯、曉霧初消、夜臺  
忽謂同舟客伴曰、吾將歸矣、大眾聽取、遂翻身撲入  
江心、端坐浪花中、數十里、揮手謝衆、久之、與海潮俱  
沒矣、客伴大驚、躡躅悲號、合掌作禮、比及舉頭、又見  
夜臺履空而去、有慶雲承其足、冉冉向西、移時乃滅、  
即知聖賢之混俗、龍蛇難辨、豈所謂阿羅漢游戲神  
通、得大自在者乎、

大智禪師

禪師名真融，法號大智，湖廣麻城人也。貌黑而窪，頗類蓑衣真人。自伏牛五臺峨眉九華諸大道場，咸勸飯僧之所。至萬曆八年，復過南海，卓錫于補陀之後茶山塢中。峰名光熙，地名千步沙。初時止結小草庵，不甚廣，壘土為兩禪床，一以坐臥，一以棲挂。裕僧壁間供觀佛<sup>音</sup>画像，一軸長明灯一瓊而已。遠近道俗共相瞻仰，風飄露笠，至者如雲。常見禪師著破衲頭，荷鋤刈草，慕其苦行，無不傾心。朝野聞之，爭共喜捨。航粟銀而至者，絡繹海上。五六年間，遂建成大叢林。淨室殿堂，窮極土木。莊嚴燦曜，金碧琳琅。郡守吳安國

改庵額曰海潮寺。三十四年。今上遣御馬太監覺禮賜所建寺額。以護國鎮海為名。香火之盛。與補陀前後爭勝矣。吳中大姓某氏。歛就華嚴樓于家。將木瓦匠工。一併載去。建之。康時萬等。又捐貲造印妙法蓮華經二十四部。送寺中供養。耶王公世說偈一首。護持其為善信。欽奉如此。禪師時有所言。靡不奇驗。由是道俗咸敬之。常在禪床上入定。忽呼諸弟子曰。大眾。今日齋供。舡到岸邊也。速出迎取。弟子輩往海口。果見江南大家載送米幾百石。銀幾百兩。施主見僧徒來接。莫不駭以為神。臨化之日。囑付其弟子曰。汝等受十方供養。不修功行。報答檀越。最難消受。

急須一心辦道。無有異志。得粒粟一錢。必同堂合爨。庶不負吾輩。藉開林之恩。從此不出十年。此寺尚當火災。其不免乎。若天然化去。茶毘果汝等。便昇吾遺像。供其庵中。令此庵不寂寞也。須熟記取。至萬曆四十年冬。天然亦化去矣。擇以十一月十八日。衆共送龕于山側。茶毘弟子記。禪師臨化之言。其直即與群僧昇師。厥像供養于天然庵。明日十九。寺即延燒。樓殿山門。悉成灰燼。禪師先覺之明。至是大驗。無不向空作禮。謂為聖人云。相傳禪師是普賢再來。故神通如此。廣大初游杭州之雲棲。時蓮池宏大師出家未久。徒輩崇奉。乃設上中下三等齋供。以上等供師。其



餘待客接衆、並得中下食、禪師見而怒曰、如此作事、  
爾後只可閉門喫飯、何用開法席乎、拂衣而出、宏、大  
師聞而慙愧、追之不及、遂戒弟子罷設三等齋供、至  
今雲棲不開止門、為肉身菩薩說破也。

### 海潮寺病僧

萬曆壬子冬十一月十九日、海潮寺中火起、佛樣須  
臾徧滿宮殿、時有一病僧臥韋駝尊天像下、此像是  
大智禪師粒塑、高可數尺、忽作人語、叱病僧起曰、火  
來也、尚不速走乎、病僧不覺躍然而起、答尊天曰、我  
默老爺出去、韋駝倚之而行、其去如飛、病僧初不覺  
重、俄而移置山門外、得不火、明日七八人舁之、不能

舉矣。病僧沉困之苦，遊巡頓蘇，筋骨強健，逾于平昔。古德相傳，韋駝尊天，以十二童真梵行不交，天欲成就正果，現將軍身而為世間弘護佛法。所謂南方天王，韋將軍是矣。宜其神通不可思量者歟。大智禪師存日，每過庫房，齋糧缺少，便握一撮米于掌中，擊一淨水碗，向尊天像前啟請曰：十方大衆，在寺修行，今齋糧不給，願菩薩感供呪果，即擲糝米數粒于口。次第取水含嚥下之，如是一晝夜，不嘗飲食，不出三日，便有齋供舩到。嗟夫，非禪師道行之高，何以致人天感應若斯之異者乎。顯神病僧，尤為奇特，益與金剛之假力于北齊稠公，古今合轍矣。

南山和尚

南山和尚者、法名真金、形軀短小、傳是北地人、不詳  
氏族、鄉土所出、神力超越、世莫測其由、蓋萬迴杯渡  
之流也、嘉靖末年、東游入吳郡、見北寺佛圖火廢、所  
在荒蕪、慨焉興鼎新之志、於是大顯神通、震驚道俗、  
常以騰蹕為戲、使工木從墻頂挿木、塔架上造盤車、  
凡諸磚瓦土石、轉盤而上、捧繩一團、長計百餘尺、施  
闕、接以芻之木首、將一繩頭拋下、啣入口中、咬定繩  
結、次第徐々搭起、身足離地、望空而升、直達第九級  
鈴簷之上、自西至東、自南至北、上下馳走如飛、少年  
角力、聚馳墻下、喘促汗流、終莫及也、又于其上舞輪

升竿、弄丸、白打、無所不為、捷若猿猴、疾同鷹隼、常用  
一脚倒挂于簷角、良久、起行如故、有時插一木出簷  
外、數尺許、騰身立于木杪、以手障日、作望海、夜叉形  
相、宛然無二、又能入佛殿中、蹋壁橫行、蜿蜒數百步  
而止、看人逾萬、毛豎股栗、歎希奇、事發歡喜、心爭先  
踴躍、咸共布捨金銀錢帛指環釵釧之屬、出而施者  
不可稱量、後因匠食不給、出募齋糧、製一大鉢盂、中  
可容數石米、造雙輪車、盤出街上、婦女雲集、小兒塵  
擁、閤戶外推車、散便知南山鉢盂矣、每曰滿載而歸、  
不數年間、衆緣既湊、佛圖重建、金甍煥麗、窮極一時、  
和尚以後、便留住僧坊、將所錄木石、構立精舍于寺

後今之退居是也。經積三十多年，壽七十餘化去。臨化之日，囑其徒以二缸盛尺，埋于寺後土崗之下。弟子依言而殯。後尋遺骸，莫知所在矣。奇蹤詭跡，頗難記錄。故老每述其道行，輒肅然起敬焉。

### 徧融國師

徧融者，陝西人，或訛為下谷。以俗姓名呼之，長面，頷下垂，額有肉墳，起如珠，兩耳覆其肩，身長九尺三寸，音吐如鐘。住廬山，修行六十三年，有猿獻果，鳥傳松之異。隆慶元年，出山行脚，到西川峨眉，一年游于金陵，在水西門沿家跪而跪，北銜魏國公迎養于家。又一年，始詣北京，與龍橋茶亭挂搭。又三年，仁聖太后

迎芥于千佛寺。自是多出入禁中。京城內外無不尊  
之為卞容。國師矣。主上幼冲。江陵象政。貶存佛教。  
鬼其惑衆。收之付獄。在獄七日。大顯神通。凡獄中所  
用銅鐵杖械桎梏之屬。並是。高皇帝時所鑄舊物。  
無故摧裂。天子心異。師寃。有詔赦出。仍留寺中供  
芥。時萬曆九年事也。其後來灵异。莫可備紀。每入定  
。僵立四十九日不仆。凡西方安養國土。清淨香海。無  
不神游徧歷。及出定。則高聲誦佛而來。還向宮中。具  
說蓮華境界。有如臨見。聖母聞而改容。嘗入宮講  
經。留賜齋供。外傳寺中復有一卞容。登座說法。人莫  
測其遊戲也。至萬曆十一年秋八月。師欲辭世。乃自

吐三昧火焚其身。端坐五色雲中。舉手謝鄉里而化。化時一百七歲矣。

花子觀音

花子觀音者。北京人也。不知姓名。常帶索藍綵。跣行乞食。因而為號。嘉隆間。千佛寺金剛脚下。修行人初不肯信之。皇上登極。仁圣太后奉豫教。召而見焉。頗加禮敬。善知人間未來事。發言多中。朝貴因詣之以決祿命焉。每將行。每入市。伽藍神先為感夢。由是都門士女甚見信崇。其殼如洪鐘。自巷坊達于宮禁。散施金錢。常得滿手。忽一日詣闕謝恩。仰天吐火。自焚于朝門外。立成灰炆。眾咸駭異。上歎曰。花

予觀音今日駕祥雲去也。萬曆九年事。

淡薄苦松

苦松頭陀者，不詳鄉土。隆慶中，草棲于五臺山側，善驅龍咒虎之術。嘗挂一大銅瓢自隨，有五色神龍游泳其中，不知者觸之，與風作浪。走石飛沙，師咒之，至于鍊樹下。五臺山鍊樹步以六月十九日開花然後寧息。京城內外，常飛神出入。往來萬曆九年六月十九日，忽詣皇極殿前叩頭謝恩。傳聞禁內有詔宣入，歛失所在。上初不信，敕遣使往五臺推驗之，使還具奏報云。苦松師以六月十九日化矣。上大驚，時年九十三歲。人以其一生標行精苦，呼之為淡薄苦松云。



幻空法師

法師名圓果，號祇園弟子，稱為幻空法師。鳳陽衛守陵指揮使也。少即棄官學道，出家于五臺山。從秀禪師披削，淹貫經綸，頓悟真如。東游至于蘇杭，登座說法者二十餘年。天花盡下，繡紛如雨。講席之感，所未嘗有。安自師而始也。嘉靖三十三年，浙中倭亂，抗城被圍，續溪胡宮保公宗憲聞師道高，命監司延請出山，領兵退賊。時師卓錫于杭州古蕩之佛慧寺。使者至，具述開府監司仰望之意甚殷。師坐青紗帷中，從容語使者曰：我久不持凶器，過此三日，賊自當退，無憂也。使者不可，褰帷而覘，倏忽不見。及下帷，師又端

坐語言如初，再啟視，寂無影迹矣。于是大駭，不敢強而去。還報監司，監司以其事聞于開府，相與歎以為神。果三日而報賊退矣。軍士咸見雲中有神兵數千人，擊走倭奴。倭奴皆踉蹌奔竄，圍遂解。杭城生聚獲免于兵火者，皆師力也。佛慧舊有虎患，有一斑斕白額，騎于香積厨邊牆上。沙弥百餘人咸怖而散走。師投繩牀，坐隔墻竹林中，呪之。虎不能下，急作叩頭狀。師叱曰：業畜，爾後再來嚇小沙弥，不放汝還也。復呪如初。虎使翻身撲地而去。明日遂絕虎跡。師道貌奇偉，面相滿月，大于斗，聲如洪鐘。每拈花微笑，則宛然與弥勒無異。賸化之日，囑付弟子曰：藏吾棺于寺後。

僕十年後茶毘、果示寂十年、而龐御史下車抗城、不  
容寺中停棺、悉命焚棄、僧徒聚薪于野、昇棺至、忽自  
起火、灰燼全道、道俗來觀者千人、咸見白雲中現出  
西方景、果有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七宝池、  
金沙地、樓閣宮殿、並是金銀瑠璃玻瓈瑱珠赤珠瑪  
瑙之所嚴飾、池中開出青黃赤白蓮花、白鶴孔雀鸚  
鵡舍利迦陵頻伽共命之鳥、種々竒妙、與佛說弥陀  
經所載、無有差別、俄而天衆震空、移時方滅、始知師  
之神異、有不可思量者焉。

峨眉山異僧

異僧西蜀人也、不知其姓氏、出家峨眉山、道行高潔、

宗律兼通、聞其名者、莫不染漬風流、嗚仰玄味、萬曆  
中、東游渡江、止于吳下、見臯橋張承祖好善、受供養  
於其家、承祖其年病熱而死、去時、急奔出閭門外  
下塘、見一徽商大宅、與黑衣者四人同入門、適有一  
器在地、其家置羨、潘于中以飼犬者、見四人取嗽、承  
祖竟喉中渴甚、取嗽之、徇史而盡、不知其身已投  
犬胎、託生矣、是日異僧中夜入室、覩承祖託生因緣、  
趣披衣起、待天明、携禪杖徐出閭門、物色徽商家、蒼  
直走入中堂、果見牝犬乳五子、毛色皆黑、朦々未視、  
獨其一徘徊躡喘、逸于僧足、如有祈求、異僧叱而謂  
曰、業畜業畜、何故墮落此中、速隨我還家矣、運杖力

擊其首、犬踏地而斃、及異僧、返承祖已、魁具說身墮、  
犬腹中、賴師拯救、得出津迷、命妻子設禮、望僧拜焉、  
于是傾家追福、闔門練行、以終其身、僧後忽去、不知  
所適、

### 響佛和尚

南海有一方僧、每夜登補陀山顛、高聲誦佛、響振岩  
谷、雖風雨雪霰之久、端坐誦之如故、人遂呼為響佛、  
和尚矣、曾游吳中、止于報國寺、許久方去、莫知其名、  
號鄉國也、

### 羅漢番僧

姑蘇城南報國寺、萬曆辛亥年七月中元、建盂蘭盆

齋時有羅漢番僧至，是西域于闐國人，名尊住鎖南道行甚高，寺僧便相敦請登座，放焰口法食。此番僧能以一小鐵鍋置炭火中燒赤，用左手三指擊之，更令取沸湯貯滿其中，却含其湯于口，嘆衆人頭面上，其水清涼沁肌，曾不焦灼，衆莫測其神通也。人問師有術乎，曰：有。問可學乎，曰：可學，但汝無信心。

紫柏禪師

禪師名真，可號達觀和尚，蘇州吳江人也。聰穎出類，才辯不凡，少為虎丘山寺行童，後居嘉興結菴郊外。始落髮為沙彌，俗未之奇也。一日行過城南書舍，有先生朗誦毛詩，中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之章，即作禮。

未詳其義。老生具告之。故是時沈侍郎思孝。以比部  
建言。朝野推重。家方有喪。師便取稻。卓東而舂之。詣  
門行平。衆相驚異。稍。物色其廬。初不識文字。後借  
人經論觀之。悉曉義理。博通旨趣。率爾酬對。皆造禪  
宗。由此縉紳士庶。無不翕然歸信之矣。師遂以傳佛  
心印為任。鉗槌棒喝。瞬目揚眉。應机駢辭。深微鋒出。  
兼提念佛法門。以撈鈍漢。雖經行。宅常處。所至知名。  
緇俗供事者。不可勝數。余游荆南。過一村坊小菴中。  
有聖闍老衲。念佛之声甚高。因與問訊。不答。同游者  
謂余云。渠念佛忙。無工夫答客。余徵故。答云。此僧是  
菴主。近日遠觀住此菴一月。臨去。僧求指示。觀便叱。

弟子將此僧反背起正南而立。觀因立辭投地。設四拜禮。每下一拜。高聲稱南無阿彌陀佛。拜畢。乃告之曰。我去後。汝當作如是念佛。受吾四拜。不速懺悔。永墮無間。中無出頭日矣。此僧悸汗。不知所出。遂發精進勇猛心。悉以衣鉢之資買大豆十石。置前為記。晝夜不敢輟聲。常恐豆之不盡也。據一事觀之。師之老婆心熱若此。豈得以俗見凡情。窺測其道行耶。慈聖皇后深加恭敬。賜以金襴紫袈裟。師自是出入禁中。未幾。遂及于雉。臨行。高聲稱念救苦觀世音者三端。坐而去。兩翼下垂。肉柱長徑尺餘。皇后製錦繡寶幡百幅。送其葬。幡上並織南無紫柏禪師六字。余



從蘇谷見師画像，真如滿月，疑是佛果中來。而師平  
居所著詩文，率多了悟語，絕無窠臼。自石門文字禪  
以來，斯為玄妙也。語錄行世，惜未見焉。

雲棲大師

大師俗性沈氏，名株宏，字佛慧，號蓮池和尚。杭州仁  
和人也。弱冠舉邑茂才，不棄儒業。立願出家，然其屬  
行甚苦。經論宗旨，多所博通，無不研玄洞微。兼總條  
貫，隆慶末，年行脚至五雲山下，得宋伏虎遺刹，愛其  
地幽寂，繩床瓦鉢，燕坐頽墻敗壁之間。時塢多虎，忌  
山下人家環村四十里，歲傷于虎者，不下二十人。羊

豕之屬亡笑。師乃大發悲懇。誦經千卷。設放瑜珈法。食津濟之。自此虎不為暴。居者行者悉賴以安。歲大旱。師禱于山中。甘雨四集。村民異而聽之。樂輸財力。助興廢址。雲棲故先吳越王香火至。是百年榛莽之區。一朝煥然。還舊觀矣。四十年來。簪纓維掩。圓頂方袍。染高風而食理味者。恭禮供養。半傾東南衣冠氏族。至有違家背室。結廬塢中。熏蒸大師之教。非德行之高潔。何以致此。師道貌清古。語音朗暢。平生不設講席。不處高座。恥以道德驕人。卓然名聞利養之外。末年齒德並高。與人酬對。只以念佛法門為善誘。而閒居著述。兼明性宗。所著有弥陀經疏鈔。鐺門崇行錄。禪閱策進等書。數十種。餒行于世。信知弘興佛法。

為古德再來也

有門法師

有門法師號傳燈一號無盡太末人也出家天台之  
高明寺少精練戒行夙識高出道流常撰天台山志  
甚有裨益發心造楞嚴壇于山中用諸品香和其泥  
搗成塗壁經費浩繁又繪十二大菩薩像所至講席  
如雲萬曆己亥新昌縣石佛庵請師講大彌陀經天  
樂迎空者凡七晝夜而散聞其教者千人其時石佛  
住持守菴道人坐化而去沙弥空相聽講還吳具述  
希有

震溟尊宿

尊宿失其名。法號震溟。北地人也。辯慧絕倫。精持戒律。曾游迦毘羅國。此國是釋迦文無誕生之地。有緇無俗。與中華相去十萬八千。尊宿往三年。盡傳其國梵音真言。歸而流化東土。新學後進。多所依皈。持呪者皆受其教焉。

心光長老

長老法名如瑞。號心光。常熟人也。幼失怙恃。行脚補陀五臺。鷄足峨眉九華。地水火風四處。歸于吳門。夜大雪。向楓橋人家投宿。疑其為賊。厲聲拒之。毆擊相繼。復投一家。然後止。高如瑞啟問主人。此地側近有叢林乎。主人曰。有一正覺菴。已廢久矣。菴基尚存。無

人與達如瑞乃籲天而誓曰當我重締此菴接供十方無忘今夜雪中之苦于是瑞坐持呪迨曉即起而踪跡其故處所有衣裝悉變易之先編蘧蔭作棚立其中供佛誦經晝夜不輟人稍有聚觀之者其夕吳縣袁明府宏道夢與長洲江明府盈科並駕出楓橋迎接御史忽見岸上有一白髮老父身著綠衣揖袁明府而告之曰我吳中枝指道人祝允明是也帝命為正覺菴伽藍神助心光和尚重興道場公有文名煩作一記既覺異其事明日語于江三日後報新御史按臨二公果出楓橋迎候袁明府召里正而問之曰此地有正覺菴乎對曰有之但廢久矣今有一外

方僧來結桐募化尚無人作緣也袁復問曰其僧得  
非名心光者乎又對曰不知何名心光乃其法號也  
二公相與驚嘆果契夢中之言因推江明府設文共  
捐羨銀捨施由是道俗奔湊遠近爭輸助造殿堂兼  
築精舍竭貲財窮土木不逾三載遂成大叢林矣袁  
後擢為天官員外郎具奏其事于 闕下詔改菴額  
曰敕賜慈泰護國禪寺施經一藏遣中貴護送至寺  
中別剏藏經閣貯之易荆榛灌莽之區而為金碧琳  
琅之境皆長老力也先是袁明府移病還公安時擇  
日飯僧其夕復夢祝京兆來謂曰願違一日設齋明  
晚尚有一僧來也屆期果心光長老自吳門至遂改

設同飯、京兆之內、感異夢、斯亦甚奇、今為寺中伽藍神、奉香火之薦焉。

僧如榮

已下五人、並雲棲座下法衆、蓮池師立傳、余採而著于篇。

如榮俗姓金氏、法號大賢、杭州海寧人也、壯業屠酤、為豕所噬、遂感悟出家、縣之北寺、後歸雲棲、時年六十矣、晝作夜持、精勤不怠、萬曆九年、生日設齋、飯僧長跪如來貌前、厲教願生西方者、衆環繞念佛、合掌吉祥而逝。

僧如清

如清俗姓阮氏、法號法源、紹興上虞人也、初出家于西湖龍井寺、後入雲棲、銳志念佛、誦法華經、六時禮

拜萬曆十一年得疾沉痾者數月既革忽聞堂中念佛聲矍然起坐中夜合掌注視僉容奮迅翹仰而逝

### 僧廣槐

廣槐俗姓陳氏法號東林衢州浦江人也少從事行伍間後遂委妻子落髮于清水菴為僧慕雲棲發大誓入山修行既受具進菩薩戒信力堅貞至心持金剛經中夜誦誦寒暑不輟臨終諄：以及時念佛為囑盡散衣鉢齋供眾僧歛容而逝

### 僧廣如

廣如俗姓來氏法號本真紹興蕭山之世族也二十九歲出家雲棲聞蓮池師亟贊伏牛銳然向往遂受



具進菩薩戒。砥礪苦行。端莊自持。破碎袖頭。形同土  
木。而性至孝。母年八十。到山中來看。廣如病。不能去。  
師為縛小茆于寺側。俾終養之。廣如私減已膳奉母。  
不令師知也。母既亡。半月而疾作。亦逝。三日。呼大  
衆檢取衣裝。買名香異果。以供其師。後床躍起。安坐  
竹繩床中。脫去。撫其首。猶挺然直也。

### 僧大冥

大冥。俗姓朱氏。法號照空。嘉興人也。自幼目失明。兄  
欲教之美術。照空不樂。為術士。願事空王。兄為送之  
出家。即歸雲棲。誓練行。以終身為師。以其盲。遂命名  
曰大冥。而字之照空。冀其盲于目。不盲于心也。為人

醇謹奉道精勤，後又為家人以事逼歸，遂留不遣。大  
冥忽：不樂，遂成疾。已，又住大聖寺，將一年。疾日益  
篤，蓮池師偶過，朱澄訪船子和尚遺跡，路經大聖寺，  
大冥病中色喜，求附載還雲棲，繞入寺門，合掌向佛  
及諸比丘歸涅槃堂，逡巡化去。

### 三壩寺漁翁夫婦

嘉興府南門三壩寺前，舊有漁艇十餘隻，停泊其下。  
近年間，有一漁翁與其媪，並八十多歲人，捕魚為業。  
忽于歲除之夜，沽酒烹魚，召諸子孫列坐船頭，共飲  
為樂。飲罷，漁翁忽謂其媪曰：「阿婆，我今夜好歸去也。」  
言訖，泊然而化。老媪隨應之曰：「老漢漫走待我同行。」

涸更瞑目、亦望亡矣。明日子孫盡鬻其漁具、得錢數百貫、付三壩寺僧、建梁皇道場、設放瑜珈甘露法食。凡七晝夜、懺除積愆。于是折竿裂網、棄業改行。寺僧來王徵君座上、說之、忘其歲月矣。

錢氏子

萬曆中、長洲永倉錢氏子、失其名、弱冠為秀才。忽一日、閑行過村坊僧舍、見案上有圓覺經一卷、展開其半、嘆曰：「西方聖人之言、精妙一至此乎！儒門所不及也。」我當棄儒業、歸向其道。還家、便取衣巾焚訖、辭別父母妻子、復投僧舍、研尋經義、頓悟上乘。一日無病坐而化去。

京師婦人

京師有婦人夫婦持齋，並為人念佛，得齋觀錢度日。自鄉徙于京城，歲餘忽患病半月，思得一新淨白衣送終。夫既貧窘，無力裁製。適有女冠過門，持白衣施之，甚新淨。婦人得衣，頗有喜色，便坐而亡。隣里募木造龕，荼毘之。此萬曆壬子秋事也。王太學家齊至京，親見其事，不記姓名。

陳道民

道民姓陳氏，法名明覺，吳江人也。自幼持齋。嘉靖二十六年，投祇園法師為弟子，許其在家出家，不與落髮。明覺六時功課，口不離佛，為里人誦經禱災，頗有

徵驗人多敬信之。四十二年，杭州昭慶律寺開戒，竟  
往受焉。至萬曆十五年九月中，安然無病，預知亡期。  
詣諸道友門告別。至十七夜，其婦方篝火絡絲，覺向  
婦拱手作別。婦頗以為訝，覺給之曰：「睡去也。」婦便相  
隨入房，見其坐牀角上，脫兩鞋與襪，以帶併縛之。笑  
曰：「今宵與汝作別。明朝着不成矣。」婦亟呼其兒，女移  
燈看守。中夜念佛聲絕，便化去。至三七之中，其子夢  
雲中猛將神下來，急索明覓文憑。子未之悟。明日起  
視箱中，則受戒之牒，宛然在焉。禮懺焚牒，是在復夢。  
其父未別，囑以戒衣挂樹頭，風化不得火焚，勿束  
裝而去。

李倪兩木匠

數年前、蘇州閭門內有木匠姓李氏、雖為工人、自小慕念佛法門、後亦竟持長齋、人與工值、不問多寡、暮年自製一龕子、無病詣其女家告別云、某日某時當去、至期、坐龕中、雇人舁之而出、索火不得、乞一枝綫香、吹氣三口其上、火光繞龕、頃更成燼、其時又有南城倪木匠者、住五龍堂前、念佛持齋、為人施造佛龕、亦製一龕子、無病詣諸道侶作別、還坐龕中、儵然而化、鄰里驚嘆、為之茶思。

錢貞奴

吳興有農家婦人錢貞奴、性好潔、不與人殊、既嫁于

農家，凡蚕桑織紉之事，悉不肯為，少不識文字，往  
談人休咎，頗多靈異。里中呼之為聰明娘。一夕無病  
呼家人具沐浴，既訖，便對鏡妝梳，告其姑曰：兒乃并  
山土地神妾也。昔因忤主獲罪，謫譴人間，今限已滿，  
復來相召，不可留矣。語畢，端然長逝。又十年，其夫亦  
卒。姑乃延寺僧禮懺，以資二人冥福。道場初起，其在  
姑夢，貞奴着淺黃衫子而來，謝曰：兒喜見滿地蓮花，  
靈香繞室，承姑禮懺功德，非久當脫鬼神趣，證生善  
地去也。姑覺而異之。明夕，又夢貞奴謂曰：昨所見蓮  
花樹，皆化為青蛇。此功德無用矣。姑竟而復異之。徵  
其故，坐中一僧是酒肉沙門，混觸道場故也。聞于沈  
顯。

台州營卒

嘉靖甲寅年間、東齊戚將軍繼光、繇副將分部台州、時有營卒病死、感夢于婦曰、冥中功果、惟持金剛經、福力最大、卿試為我告于主將、親為誦之、繼光雖居戎幕、頗好道、平居常受持金剛經、既聞卒妻所陳之牒、信其靈談、遂為焚香佛室、至心持誦、至半、忽有僮子自外行茶至、繼光微示不用意、麾去其茶、是夜卒婦復夢其夫曰、主將為吾經、極其精誠、奈經半增出、不用二字、故功德未免唐捐、卿再詣之乞靈、其婦明日又具牒、白見其夢如初、繼光始悟茶至之言、即



復虔誠改誦，果就佛前回向，悅見此營卒跪謝于  
庭，頃臾聞稽顙聲，形遂滅。又明日，卒婦采謝曰：見夫  
夜復見夢，賴將軍誦經功行，得超鬼趣矣。

千善菩薩

千善菩薩者，四川叙州彭山縣田家女也。生而端潔，  
志慕空玄。女紅中饋，性所不閑。親戚往來，一無聞見。  
常欲捨俗家，出父母不許。嫁之前村某氏子，夜則夫  
婦雖同寢處，每燈滅後，忽見床中湧起，牆壁互相間  
隔。其夫不得輒近。如是經月，稍聞于姑。未深信，  
夜就看之，因留伴宿。燈滅而壁湧如故，姑驚起，千善  
笑曰：安得牆壁間隔，是居家心有窒礙故耳。及明，則

墻壁皆不見矣。又如是者兩月，夫族目之為妖，相與陳訴于縣。二道更追驗其事，委無異辭。命銅之深山石洞中，洞方廣不踰尋丈，甚黝黑，似寢息處，而無煙爨。既送千善入，即用磚塞洞門，惟留寸餘一竅，以磚甃成時，其啟閉不遺粒米，莫絕其食，而絕隔數日消息之，宛然端坐其中，却通光明，無所苦也。千善家母兄憐惜，裹黍粟相噉，而千善鼻間翹：有氣，不復思人間飲食，固謝去。其兄越三月，再來啟視，則容光炳耀，神采煥發，洞中供佛像，燈燭湧空，異香芬苾，明如瑠璃，天華滿席，不知所從來也。其兄問千善曰：汝住此，豈有天人供養乎？當以何時白異？寃耶？千善曰：過

桓而聞傳其言于外衆皆往伺舉俗同見于時遠近莫不嗟異既三年矣適有浙江山陰縣人徐觀察名桓者方巡西川按臨其地聞而親入山中驗之于善忽謂觀察曰即君方有大厄避仇于丹陽道中越二日信使至果然時徐君夫人崇信內典遂下令毀洞門求千善奉事千善曰某有罪謫未滿愆期不可出也徐曰然則何時滿限乎曰過竄而滿徐遂不敢強之出復塞洞門如故未幾徐以遷轉去尋病歸山陰倏忽四年其事都忘之矣又有一觀察姓竄名瑞鯉赴任浙中繇叙州經此山洞人言有聖姑居坎洞中竄遂往問云某之官赴浙師不新指示乎千善曰無

他指示，但為我稍一信，與徐副使可也。竄既入浙，特  
過山陰，訪徐道其事，徐乃悟，急遣人入川中迎千善。  
計其若栖絕粒，十有八年矣。抵浙之日，萬曆辛亥歲  
也。明年春，浙中吳方伯用先，延千善入武林，緇流數  
百，捧香花，提燈燭，引導至藩司，供養三月，閣門欽敬。  
至是日，噉蔬果如常人，惟不矢溺而已。叩以禍福，無  
不奇中。杭城事如神明。後復送還山陰徐宅，白黑飯  
依，奔波過江者千人。又一年，千善忽示微疾，語徐曰：  
某將逝矣，必仍歸骸骨于西川。徐夫婦備加慰藉，千  
善曰：死生去住亦細故爾。吾終後不須製龕，可置一  
大簞坐我其中，于外加銅箔數圍。三年後，箔斷送歸。

無誤也。徐果置簫具如所教。千善曰：望多將灯心竹為筒，是名軟州。坐此，功德無量矣。經理既定，沐浴更衣，便入簫中，合掌安坐而逝。道俗來看，令念般若贈行。跡是旅衆，競呼之為千善菩薩矣。癸丑夏，西川旅泊和尚叙此因緣，先是壬子秋，希言客方幕下，具所諧聞也。

### 西裏僧

明萬曆年間，海宇寧謐，遠陞晏然。九譯來庭，千里却獻。時有西域異人，利瑪竇者，航海梯山，奉朝聖君，貢自鳴鐘、長明燈、天主繪像、內宮珍重，總莫測其製也。於是天子異之，非時引問，命四夷館賓焉。將授一

散職官。馮賓辭不敢拜。但服中國衣冠。往來公卿。縉紳之家。共相酌對而已。時同舟而濟者凡八十一人。庚戌之夏。馮賓病疫。卒于京師。而此八十一人。亦後先命過。止存二人。流落吳越間。並年近百歲。眉長尺許。環穿耳上。輕健如未老人。衆呼之為西裏僧矣。後此二人。結廬杭州之錢唐門內水溝橋下。言人禍福最多。神驗有雜。鮮菓叩之立鮮。累年不舉烟火。而好事相訪。設具相留。間出珍膳異果。饌者莫不玩味忘歸。又能用勾股法。以測天地高深廣遠之數。凡所推步。一一無差。其術與陰陽五行家稍異。或云。卽周髀算法。大抵方為數始。圓為數終。圓始于方。方終于圓。

得其理甚無難也。上海徐翰林光啟昔言堂授數學于瑪竇其理以一貫萬疑即此法。

### 雙宗

雙宗阿師不知何郡縣人萬曆辛亥自北地來渡海禮補陀大士遂卓錫虞山之東阜小菴停三宿端坐脫去時方八月秋暑未消三日而捫其體猶香也鄰人高乙數推仆之屹然不動悔謝作禮一時善信驚聞讚嘆至七日龕成即于庵後茶毘是日有僧在府城金昌館前見師頂笠西行訊之云自虞山東阜庵中來也孫胤伽作傳

### 窈花庵長老

菟花庵長老失名，持齋善飲，不過數酌，為人誦經畢，夜歸，自取牀頭所藏甕醕，傾一小樽溫之，飲已，滅燈而寢。年八十，預知亡期，誠其徒勿出，是日僧衆悉出，其徒獨留，長老沐浴，具袈裟，市一新草鞋着之，曰：西方路上，會須走得快也。便端坐示寂。

### 繆居士

常熟縣居士繆玄，館于沙頭王家，兩歲矣。齋中供觀世音菩薩像一軀，虔修淨業，日以為常。萬曆癸丑春，玄祝釐天竺而還，忽見菩薩座下，迸出綠筍一枚，半月長，近丈餘矣。又十餘日，露梢解籜，橫亘屋梁，漸穿入椽鏤中，長枝下垂，短枝鉤上，結成翠色，宝蓋覆于



菩薩之頂、看人無數、至今尚存、

張織工

蘇州城東織工張甲、傭織為業、婦即持誦往生呪、不  
輟、一日鄰人籠伏雌而來、寄哺雞卵一窠、置于牕下、  
停數日、甲夜夢十二小兒詣門、謝云、某等罪業重深、  
墮畜生道中、賴長者呪力、悉獲度脫、徃生人間、言已、  
各稽首而去、甲寤而怪之、奔其籠、甚輕、啟視、則十  
二雞皆空、無有矢、居士沈顛述、

繪圖卷之五終